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皇明通紀法傳錄卷之十五

西湖高汝栻 纂
東莞 陳 建輯
高 昂熺 岢焯 校

其時中國衆盛燿德于遠以撫臣民殊玩之心汨於深意非一好大之念可并觀也若曰訪建文則彼在

己丑永樂七年

正月。遣中官鄭和領兵航海通西南夷。自福建之長樂五虎門航大海西南行。抵林邑。又自林邑正南行八晝夜。至滿剌加。由是達西洋古里大國。分綜徧往支國阿丹榜葛剌忽魯謨斯等處。

文皇入金川門。時宮中火發。或傳建文帝崩。或云遁去。文皇疑之。遣胡濙巡行天下。以訪異人爲名。徧行郡縣。覘察人心。及建文帝安在。時又有傳建文帝在滇南者。胡濙以故在楚湖南最久。又傳建文帝蹈

海外又何
求之所謂
而爲此迂
濶之計哉

海上於是分遣內臣鄭和浮海下西洋因充冊封
使封滿剌加國王西利八兒速剌為滿剌加王
二月車駕發京師巡幸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庶務惟
文武除拜四夷朝貢邊境調發上請行在餘常務悉啓
聞處分仍命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兵部尚書兼詹事
金忠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黃淮左諭德兼翰林
侍講楊士奇輔導監國諭義等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
簡爾汝四人輔導監國昔唐太宗簡輔監國必付房玄
齡等汝宜識朕此意敬恭無怠命學士胡廣侍讀楊榮
金幼孜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扈從○　上出一書示
胡廣等曰朕因政暇采　聖賢之言若執中建極之類切

係上人之好惡一句包盡用人之柄

不使有過四字便是駕馭小人絕妙之術

於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今已成書。爾等試觀之。庶等覽畢。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備載此書。遂名曰聖學心法。命司禮監刊印。復諭黃淮、楊士奇曰。東宮侍側。朕問講官今日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是才而無恥。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人之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問得透）在上。都不用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亦不可盡棄。須常警飭之。不使有過可也。朕甚喜其學問有進。爾等其盡心輔之。○前忠誠伯除名茹瑺有罪。下獄死。先是瑺既

法司亦劾奉

以罪除名回原籍既而家人茆興安告其不應事都察
院行提至京久之得釋放還家道經長沙不朝谷王都
御史陳瑛奏瑺有違祖訓當寘重典復逮之下錦衣衛
獄瑺知不免命其子銓市砒霜藏米中送入瑺服之而
死既而法司以銓下毒殺父奏聞依謀殺父母律全家
問擬死罪幼男皆發鞍轡局習匠婦女送浣衣局後以
銓承父命非真謀殺宥死發戍邊○會試天下貢士取
陳璲等一百人以　上巡幸北京故未廷試
三月北京行後軍都督僉事平安自經死先是淝河之
戰安操長鎗馳馬追　上幾及之會馬蹶乃弗克前及

同一死也安何不死予被執之日

兵不期多寡期于當厄否則轍涸鮒之待西江水矣

安被擒 上問曰向非馬蹶汝將何爲安大言曰刺殿下如拉朽耳 上壯其言嘆曰高皇帝養下好漢因慰勞之及正大位仍命爲都督委任無間至是 上在道中因羣臣奏事問平保兒尚在耶安懼遂自經死○壬辰車駕至北京○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奉命巡視兩淮啓潁州軍民缺食請發廩賑貸皇太子遣人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尚從容啓請待報汲黯何如人也急發廩賑之勿緩

四月遣給事中郭驥等齎書使北虜諭本雅失里不屈死之

惟親擢則無請托嫌或亦將受惜偏私至于褫冠誅吏教督何其嚴也

閏四月傳奉聖旨方賓授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蓋當時簡用大臣皆出親擢○趙王高燧居守北京信用邪說恣行不法　上聞之大怒誅其長史顧晟褫王衣冠擇國子司業趙亨道董子莊為長史二人輔導王稍稍改行○安南反賊簡定稱上皇立陳季擴為大越皇帝改元重光

營天壽山

五月營山陵於北京昌平縣天壽山時仁孝皇后未葬上命尚書趙羾以江西明地理人廖均卿等擇地得吉於昌平縣東黃土山車駕臨視遂封其山為天壽山命武義伯王通督營山陵焉

討本雅失里、行方畧而終之以慎、慎宗乃行畧之未、洪武永樂

六月敕甘肅總兵官都督何福曰、前命給事中郭驥往使本雅失里、爲所殺、從行者亡歸言本雅失里阿魯台、俱爲瓦刺所敗、餘數騎奔窴臚朐河、欲收潰敗之衆入寇此虜負朕恩、戕殺使臣、又欲擾邊、罪不可貸、爾宜整飭軍士以待○命淇國公丘福爲征虜大將軍、武城侯王聰爲左副將軍、同安侯火真爲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爲左右參將、討本里失里及陸辭、上密授以方畧、令慎行之、

八月張輔兵至交阯、敗賊衆於鹹子關太平海口等處、斬首數千、溺死無筭、生擒賊黨三百餘人、獲船四百餘

出征外裔從未有如此大敗者

近禍親征皆由於此

艘賊酋阮世每鄧景異脫身逃○丘福等出塞率將校千餘人先至臚朐河遇虜遊兵與戰敗之遂乘勝渡河又獲虜尚書一人福飲劵而詢之問本雅失里今安在虜尚書曰○知大兵至惶懼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餘里福喜曰可疾馳擒之時官軍未集諸將皆曰恐虜遣此人誘我不可信且駐兵候諸軍至先遣精騎覘其虛實何如而後擊之毋墮虜計福不從率衆直薄虜營與戰相持士日每戰虜輒佯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李遠曰將軍輕信諜者徑渡河懸孤軍至此虜故示弱給我深入進必不利吾等陛辭時　聖諭諄切戒以毋失機毋輕

違聖諭出衆言聖祖詞其寔頑驅劉衆然一死誰尺以塞責

犯虜毋爲虜所紿○一舉未捷俟再舉將軍獨忘之乎○王聰亦力言不可福皆不聽先馳馬揮士卒行諸將不得已與之俱行虜衆奄至圍之遠聰率五百騎突虜陣聰戰死遠及福等并爲虜所执皆死之全軍皆没

九月封甘肅總兵官都督何福爲寧遠侯時虜酋脫脫不花王把禿王賽因帖木兒國公等各率所部來歸上嘉其有柔遠安邊功故即軍中封之○遣書諭皇太子曰比遣淇國公丘福等帥兵征北虜以其久從征戰授以籌畧謂必能任事乃寔頑驅復違棄朕言拒咈衆論不待各軍齊至輕犯虜營安平侯泣諫不從同安侯

不得已隨往皆没於虜其損威辱國如此若不再舉殄滅之則虜勢猖獗將爲禍於邊境矣今選將練兵來春朕決意親征凡國家之事爾當慎重不可忽也遂命選兩京各衛及陝西山東山西湖廣屬衛騎兵共十餘萬各賜鈔給行糧皆以來年三月至北京隨征

十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議征虜餽運法 上曰工部所造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爲難朕欲以所運糧緣途築城貯之諒留官軍守護以俟大軍之至此法良便於是原吉等議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隨軍而行過十日程築一城再十日程又築一城每

築城貯糧

城斛酌貯糧以俟回軍仍留軍守之如虜覺而遁則躡其後亦如前法築城貯糧　上然之名所築之城曰殺胡平胡○鎮守寧夏寧陽伯陳懋將兵敗虜於境外詔進寧陽侯○西域火州國入貢其國東南至肅州一月程即漢車師前後王地唐之高昌○西域哈烈國入貢其國東至肅州一萬一千里即漢之大宛○贊善王汝玉每於皇太子前論說賦詩之法皇太子問楊士奇曰古人爲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風解慍之詩唐虞之君志之尚矣後世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雪恥百王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秋風辭志氣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

為則萬世之鑒戒也殿下欲娛意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辭高古其間亦可稗益治道如詩人無益之辭不足為也○皇太子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真德秀文章正宗羨其學識純正稱士奇啟曰德秀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尤有益於為治皇太子取閱大喜遂命翻刻以賜諸皇孫及廷臣○ 上謝行在禮部尚書趙羾曰北京天氣嚴凝羣臣早朝奏事久立不堪今後朝見畢欲於右順門內便殿奏事爾與羣臣斟酌可否於是羾同夏原吉胡濙等議奏每日常朝 上御奉天門百官行叩頭禮侍班候鴻臚寺官引謝恩見辭者

行禮畢、駕御右順門內便殿、百官有事、奏者以次入奏、無事者退治職務、朔望朝如常儀、制曰可、命自十一月朔始行之、

十一月、張輔追獲交趾賊首簡定於美良、并獲其偽將相陳希葛阮宴等、檻送京師、惟陳季擴鄧景異逃之、交安、

庚寅永樂八年、正月、張輔敗賊餘黨阮師檜於東潮州、斬首四千五百餘級、溺死尤衆、生擒二千餘人、勅召輔還、輔奏留黔國公沐晟、雲陽伯陳旭等討餘寇、而自帥師還京、

親征北虜

二月朔　上將親征北虜命皇長孫留守北京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兼行在六部及都察院事輔導皇長孫是月丁未車駕發北京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扈從

車駕出塞

三月大閱於鳴鑾戍車駕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有鹽海旁近水皆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里許忽有清泉湧出　上命取視嘗之人馬賴以給足賜名神應泉

神應泉

車駕次永安甸雪初霽　上日雪後看山佳過雞鳴山蹦野狐嶺　上日至此看下盡在上矣至興和日汝觀地勢遠望似高近即漸平此陰山脊也若因山為塹因壑為池守茲巖險雖有鐵騎千羣安能飛

歷陳指點形勢宛然

渡耶。次鳴鑾戍曰此大伯顏山其西北則爲小伯顏東北則爲隔平汝等觀此始知塞外風景是夕駐蹕凌霄峯登絕頂望漠北顧胡廣等曰元盛時此皆民居今萬里蕭條尚敢倔僵果何所恃哉是夕召廣等至帳後問曰諸將此來不聞進一言何也對曰成筭在上星火之輝安能裨日月 上曰是何言也聖人有資於芻蕘況君臣之間古稱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行必盡衆人之情曷嘗專任以掩羣策至夜分乃出翼日次環瓊圖指視塞北山川謂幼孜等曰古交河在今哈剌火州兩河相交故名交河水囓沙出唐之碑磧尚在也次小

非熟于山川形勢者不能讀片語

甘泉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木虎豹皆白色。所謂長白山是也。至長清塞。　上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

更海名為玄溟池

次淵海。其水周圍千餘里。斡難臚朐凡七河注其中。　上遂更名海。為玄溟池。次通州甸。又逾指海邊石山曰。此即三石山也。命金幼孜記之。次月車駕次玄石。製

銘亦高古淵大

銘勒於立馬峯之石。銘曰。惟日月明。惟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

一敗大虜失里再敗阿魯台威可謂雄矣

四月。車駕至斡難河。本雅失里率衆拒戰。　上麾先鋒逆擊。一鼓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牲畜遁去。六月。班師至靜虜鎮。阿魯台者來戰。　上率精騎。徑衝虜陣。大呼

行分甘絕少之意然有苦樂同受之意焉

奮擊阿魯台敗走以其家屬遠遁時熱甚無水軍士饑渴遂收兵還營○車駕次擒胡山勒銘曰瀚海為鐔天山為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又次清流泉勒銘曰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既而軍士乏食

上令以御膳所儲糗炒散給之且下令軍中凡糧炒多者許借貸回京倍酬其直三軍乃獲全濟○上在軍中每日暮猶未食中官請進膳 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獨先飽次開平宴勞將士 上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乏肉也但念士卒艱難朕雖食之豈能甘味故寧已之

七月車駕至北京

八月寧遠侯何福有罪自殺福從征沙漠數違節度都
察院劾奏之福懼自縊死。長沙府妖人李法作亂皇
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師討擒之
十月　上聞周王橚於國中作殿祀　太祖高皇帝賜
之璽書曰禮支子不祭皇祖王國廟祀則肇於始封之
王若太祖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王今祀於國中僭矣孔
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爲而爲之不可爲孝王其審禮
而行毋遺物議。　上還南京
十二月　上諭蹇義曰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
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前以刀筆吏爲之知利不知義

務本訓書成

知刻薄不知大體前之由吏爲御史者爾吏部悉罷之繼今風憲吏不得用吏者爲令○上還南京務本之訓書成先是 上以皇長孫生長深宮欲其知稼穡之艱難因巡幸北京以待行使歷覽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勞苦之事且舉 太祖創業艱難及往古興亡得失可爲鑒戒者以致飭勵之意書成名務本之訓云

我 太祖教諭太子必命徧歷農家觀其居處服食器用使知農之勞苦 成祖之教太孫深得 太祖心法昔商高宗爲太子時其父小乙嘗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即此意也至於洪武末命選秀才隨春坊官分班入直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其次也乎聖神繼作教諭太子定法二 祖云

擢江西按察副使顧佐爲應天府尹佐河南太康人爲

政剛毅不撓吏民畏服勳戚爲之斂手威望赫然議者謂其類包孝肅之知開封府云

辛卯永樂九年正月命英國公張輔總兵復往交阯會合黔國公沐晟勦捕叛寇先是陳季擴等上表請降而中懷反覆 上許以爲交阯布政使其黨鄧景異等皆授以官季擴疑懼不受命放兵刼掠勢漸滋蔓官軍不能制 上以張輔爲交阯所憚靖亂非輔不能故仍命總師往焉○

二月勑戒秦王朝廷屢遣人齎符至國王不出迎但命內豎取入及出見使者又侮慢不恭 上命械其長史

紀善典儀等官送京師仍勉王勤學問以庶幾寡過○

命工部尚書宋禮等發山東丁夫開濬會通河會通河故元運河也元都於燕漕運江南糧有二道海道用朱清張瑄策由蘇州太倉入海至直沽入京歲運至三百餘萬石然風濤不測損失頗多又因壽張尹韓仲暉言自東平州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淸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御河（御河今衛河）建閘三十有一以節蓄洩因名會通河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載每歲運不過數十萬石不若海運之多也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國朝洪武初會通河故道猶在至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

武浸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南運舟楫不通而
立陸路遞運所往來者悉由陸至德州下河永樂初建
北京立運法自海運者踵元人之舊由直沽達京自河
運者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至於陽武發山西河南丁
夫陸運至衛輝下河舟運至京是時海險陸費耗財溺
舟不可勝計官民皆患之至是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
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
之非惟山東之民免遞運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朝廷
從之遂命宋禮及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發山東六
郡丁夫十餘萬開濬以復故道禮用老人白英計策壩

於汝上縣之戴林横亘五里遏汶勿東流令盡出於南旺至分水龍王廟分爲二水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又跡元舊相地勢高下增修水閘以時啓閉便蓄洩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有七而達於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有一而達於河淮自是河成漕運便利京儲充足

三月廷試進士賜蕭時中苗衷黄賜及第出身有差先是以車駕在北京故至是始廷試○左都御史陳瑛以罪下獄死籍其家瑛初有寵凡所舉劾　上無不允以是恣肆益以羅織苛刻凡逮事建文諸臣得罪深重瑛

與有力焉既而給事中耿通等劾瑛誣陷職官中允劉
子春劾其方命廢事皇太子皆宥之至是　上聞其奉
職無狀乃坐罪下獄死之○濬河南黄河故道先是河
水累歲爲患修築隄防民用困弊至河決壞民田廬益
甚事聞遣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
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黄河岸與今河面平濬而通
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遂繪圖以進詔發河南丁夫
十萬命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相度開浚仍命
尚書宋禮兼董之○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
都司屬衛軍士令或公衛或什之七八屯種故操練者

祖宗制也固之制凡耕且守者重甚嚴故欲安邊足宜急復祖宗之舊

少請留其半操練以備不虞 上諭兵部臣曰守備固不可單弱若兵食不足亦難與守宜視其地險夷制多寡之數陽和留什之四天城朔州留什之三蔚州留什之二餘悉令屯種且耕且守以爲定制

六月鄭和等使西洋諸番國還經錫蘭山國王亞烈苦柰兒貪黎不輯諸番皆苦之和等奉使歸誘和至國中令其子納顏索金銀寶物不與潛發番兵數萬刼和舟而伐木拒險絕和歸路使不得相援和覺之即擁衆回船路已阻絕和語其下曰賊大衆旣出國中必虛且謂我客軍孤怯不能有爲出其不意攻之可以得志乃所

領兵二千餘人間道急攻王城破之生擒苦柰兒并家屬頭目眷兵復圍城和與戰大敗之遂以歸 上曰蠻夷禽獸耳何足深較命禮部擇其族屬之賢者立爲王遣還國并赦苦柰兒遣歸

天朝之度

徵交阯參議解縉下獄先是縉入奏事適 上北征見皇太子而歸 上還京趙王言縉瞰 上遠出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 上怒時檢討王偁亦以罪謫交阯縉偕偁遊廣東娛嬉山水且上言請用數萬人鑿贑江以便往來 上大怒曰爲臣受事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併偁俱下獄

太多事

琉球國中山王思紹遣使坤宜堪彌等來貢

七月張輔至交阯督兵敗賊黨阮師胡具鄧景異等於九眞州月常江尋復敗黎𩓼兵於福安斬之○滿剌加國王拜里迷蘇剌率其妻子及陪臣入朝○戶部言賑北京臨城縣饑民三百餘戶給糧三千七百有奇 上曰國家儲蓄上以供國下以濟民故豐年則斂凶年則散但有土有民何憂不足隋開皇間大旱民饑文帝不肯開倉賑濟聽民流移就食末歲計所積可供五十年倉廪雖豐民心不固煬帝無道遂至滅亡前鑑具在今後但遇水旱民饑即開倉賑給毋令失所

史職得人

如此則弊源絕

十月詔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以前監修總裁官李景隆茹瑺等心術不正又成於急促未極精詳故也遂命姚廣孝夏原吉監修胡廣胡儼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爲總裁

十一月封皇太子嫡長子爲皇太孫冠於華蓋殿

十二月六部尚書蹇義等上言在外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職在承流宣化以撫字爲職必須得人然得人之道在銓選精嚴薦舉有法宜令在京文職七品以上及近侍官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各舉所知五品以下官及無過犯民人賢能廉幹堪任牧民及居風憲者

灼見虜情
不但引喻
極切

一人吏部考驗如果賢能量才擢用其所保非才若授職之後聞茸貪汙舉正連坐　上是其言命所司速行之○虜酋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并女直吐番諸部屬其約束　上以問侍臣此請應否聽違侍臣皆曰虜率衆來附宜從所請以順適其意黃淮獨曰不然狼子野心狡詐百出即彼能自併尚宜用間解散其黨而我乃代為聯屬設彼一旦內訌將不召自聚其為中國害豈不更烈譬諸虎豹至猛然單行獨步村落之民持梃逐之有如驅羊蚊虻至微細然千百為羣撲之則難為驅之則難去此分合之較也可以喻虜勿聽便　上聞

畫出明遠光景

之喜曰黃淮之言如立千仞高岡無遠不見他人直平地耳遂不許

江盈科曰祖宗朝每有大政大事未嘗不與諸大臣面相商確聖謨從中決之故動合機宜且諸臣才品亦可立見如呂震與楊士奇等日食而忠佞見陳山與楊士奇討伐趙而厚薄見黃淮與侍臣對房部分合而明闇見然則爲聖子神孫者何不復此芳規爲鑑別人材之地也哉

與民同樂

壬辰永樂十年正月命鑄永樂通寶錢〇正月元宵節賜文武羣臣宴聽臣民赴午門外觀鰲山三日自是歲以爲常　上或御午門示御製使儒臣奉和以爲樂是

有此一飾鰲山亦爲景仰盛事

時尚書夏原吉侍其母往觀鰲山　上聞之命中官齎鈔二百錠即其家賜之曰以爲賢母懽也

高汝栻曰今元宵節假即唐人酺酬之遺意也唐制百官于春月旬休選勝以樂自宰相以至員外郎凡十二司各賜錢五千緍雖非三代之法亦太平之象君臣相悅之風也人臣夙夜在公以一日之逸償十日之勞聖人不費焉 成祖遇元宵令節百官休休十日飲食快樂正是此意近年以來上以文法束吏下以刻核取名今日禁宴會明日禁遊樂使朝廷之下肅然愁苦無雍容之象而官怠於其職固自若也辟之天道有煦嫗和熙之氣遊于兩間而後萬物發生百昌皆遂使慘慄迫條無樂生之心此迫于秋冬斂藏之氣豈所以調六氣之和養熙皥之福哉。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楊士奇金幼孜爲考試官取林誌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馬鐸林誌王珏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上諭兵部尚書金忠等曰皇太孫年長有智畧朕欲令

懸建文以失亦若到知有高煦之變者

其學問之暇，兼講武事，歲時射獵。其遣人往北京、山東、山西、四川、河南、湖廣及直隸、江北等處，選民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健有材藝者，送京師，俾充隨從。

天下之水惟河爲大二語治河要領

九月，工部主事藺芳言：天下之水，惟河爲大，故水患惟河爲甚。今於中灤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於海，河南之民免於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緣河新築護岸埽座，止用蒲繩泥草，不能堅久。臣愚以爲若用木編成大囤，若欄囤然，置之水中，以椿木釘中，實以石脚，以横木貫於椿表，牽築堤上，則水可以殺，堤可以固，而河患可息。從之，擢爲工部右侍郎。

芳山西夏縣人倜儻有大節洪武中舉孝廉授刑部員外郎上郎中陞吉安府知府寬厚持大體而明習吏事庭無滯牘民有告訐者數語立決吏無所容其奸芳以愛民爲心而處事曲當民吏大喜尋坐事謫爲辦官事從尚書宋禮治河累有建明遷工部主事至是禮復薦其才遂超陞云

甘肅守臣宋琥言老的罕叛數入赤斤蒙古衛爲寇

上以楊榮曉暢軍旅命至陝西會豐城侯彬議進兵方畧是冬榮還言出嘉谷關千里險阨乏水草餉道弗能通又沍寒士馬疲瘠不可輕用兵罷中國彼小醜當自來歸　上從之未幾老的罕復降○尚書宋禮以海船造辦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由會通河運淮楊徐兗等處歲糧一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數○洮川衛所鎮

佚論

撫陳恭上言侍衛防禁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寘左右玄宗幾喪唐室徽欽幾絕宋祚夷狄之患可為明鑒

上曰所言禁衛宜嚴甚是但天之生才何地無之為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不當分別彼此其人果賢則信任之不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爾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正是不能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以致夷狄之禍不因用夷狄之人也春秋之法夷而入於中國則中國之朕為天下主覆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偏用蒙古韃靼而外漢人南

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震請加恭妄言罪

上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豈可罪之朕嘗語卿等言事之人或有乖謬亦當容之若加之罪則言路塞而人君無由得聞善道矣爾爲大臣乃有此言亦非忠也○殺浙江按察使周新新由鄉舉爲御史彈劾不避權貴屢有興攻名震天下時錦衣衛指揮紀綱有寵使千戶往浙江緝事作威受賄按察使周新捕治之千戶脫走訴於綱綱奏新專擅 上命官校逮新至陛前抗聲陳其罪且曰按察司行事與在內都察院等陛下所詔也臣奉詔擒姦惡耳奈何罪臣臣死且不憾

初見知聖明雖死何憾

寶山成

上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為直鬼

上尋悟其冤顧問侍臣曰新何處人對曰廣東嘆曰廣東有此好人枉殺之矣悼惜者久之○命皇太孫演武於方山○上謂都察院曰比者朕慮在外諸司行事或於民有不便間遣中官往詗之未嘗有所委任況在外有都布按三司及巡按御史事之當行者所司自行奏請何與中官事比聞中官多有干與有司事者自今不許卽移文中外知之○命嘉定縣築土為山立堠表識以為漕舟停泊之所至是功成賜名寶山○張輔破賊於神投海口又破於西心江

宰相須用讀書人

癸巳永樂十一年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詔免賀及宴先是鴻臚寺奏習正旦賀儀　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日正旦月食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終是同日免賀爲當楊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賀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　上從之○勑諭蓋齋黃等遠親未舉者悉皆宥之有來告者勿論時翰林庶吉士錢習禮江西吉水人與練子寧有姻婭先是

逮治姦黨習禮偶獲免然恒爲鄉人所持習禮不自安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　上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即日下令禁止於是黨禁漸解○　上巡幸北京皇太孫從命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及洗馬楊溥輔皇太子監國○始置貴州布政司及思州等府以工部侍郎蔣廷瓚爲左布政使

洪武中止設貴州思南思州諸宣慰司管束土民及設都指揮使司鎮守其地既而思南宣慰使田宗鼎與思州宣慰使田琛數相攻殺抗拒朝命乃勅鎮遠侯顧成以兵擒之命戶部侍郎夏原吉等議以思州所轄二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府思南所轄十七長官司分設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四

府而於貴州設布
政司使以總之

五月五日　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四夷
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孫而下諸王羣臣以次
擊射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　上大喜射畢　上曰今
日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
會皇太孫即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　上喜甚大
宴羣臣命儒臣賦詩盡歡而罷○山東曹縣獻騶虞尚
書呂震奏騶虞上瑞請率羣臣上表賀　上曰百穀豐
登雨暘時順家給人足此爲上瑞騶虞何與民事不必
賀震固請　上曰大臣之道當務爲國爲民汝能效李

宣廟文武
天縱

震唯以諂
事成廟成
廟庶幾之
可見以道

事君者千古正法

成祖于大閣師席上忍視人

沆爲人則善矣。震退、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術者矣○命禮部侍郎儀智侍皇太孫講讀、先是上命吏部、翰林院、簡求老成、正大儒者、侍皇太孫、蹇義楊士奇共舉智、上喜曰、得之矣此人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之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士奇言免賀朕從之智可用遂令侍太孫授經、

智山東高密人遇直端毅由教官累遷今職遇事務別白是非不少附會云既而智以年老薦其同鄉訓導蕪翰郎擢爲禮科給事中侍從授經

七月封韃靼太師阿魯台爲和寧王、其母妻皆封夫人、賜金帛、仍居漠北○遣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官李達使

交阯平

西域諸國。先是西域火州、於闐、哈烈、亦力把力、諸國、皆來朝貢、乃遣誠等、齎詔幣往諭賚於其國、宣布朝廷威德焉、

十二月張輔等、大敗賊兵於愛子江、獲陳季擴時輔偕沐晟等、進軍順州、賊黨阮師等屯愛子江、設象伏兵俟官軍輔偵知之。以戒先驅、羣象來衝。一矢落其象奴。再矢落其象鼻象奔還賊陣自相蹂踐。官軍乘之賊大敗、斬賊將阮師、生擒偽將軍潘經等數十人、賊衆死者無算、季擴走追擒之、餘黨悉降交阯復平○尨剌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三酋叛、

三字爲千古格言爲之器衣服亦不過是

甲午永樂十二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免朝賀

二月　上朝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出侍臣有贊聖德者　上嘆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每自念當惜福故每浣濯更進昔　皇妣躬補緝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　皇后居富貴勤儉如此正可以爲子孫法故朕嘗守先訓不敢忘侍臣頓首曰　陛下恭儉如此誠萬世之法○詔親征瓦剌先是朝廷封阿魯台爲王瓦剌馬哈木等怨馬自是朝貢不至遂議親征命安遠侯柳升領大營武安侯鄭亨領中軍寧王侯陳懋豐城侯李彬領左右哨成山侯王通都督譚清領

成祖教諭儲宮之法周悉懇到迥越前代

左右掖都督劉江朱榮等爲前鋒

三月庚寅車駕發北京命皇太孫從行 上謂侍臣胡廣楊榮金幼孜曰朕長孫聰明英睿智勇過人今令侍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然文事武備不可偏廢營中稍閒爾等即以經史於長孫前講說庶幾有益

五月駐蹕楊林 上閱武之暇皇太孫侍語及創業守成之難 上曰前代帝王多有生長深宮狃於富貴安逸不通古今不識民艱於經國之務懵然罔究而至於亡者朕嘗以之爲戒汝將來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

追剿二虜輕騎而進兼程前進可謂威振而武不黷

於凡天下之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涉歷關見廣而涉歷多自然心胸開豁。於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而不差矣。如此非惟不負　祖宗之付託。亦有福澤被及下人。勉之勉之

六月朔丙寅月有食之○張輔檻送所獲賊首陳季擴及阮師等赴京師誅之○車駕進至撒里哈兒之地馬哈木及太平把禿孛羅等帥衆逆我軍發神機銃砲擊敗之虜死者數百人追至土剌河復大敗之殺其酋長十餘人及擒斬虜衆無算馬哈木等乘夜北遁遂班師還至飲馬河阿魯台遣頭目鎖住等來朝言阿魯台有

疾不能造朝。上遣使賜之米驢牛羊慰撫甚厚。是役

何為言之孔以決矣必然而實孫之父兄有小恵而彌重處位

也內侍李謙恃勇引皇太孫於九龍口臨陣幾危。上大驚急追回大營。謙懼罪自經死○戊午駐蹕三峯山。己巳次黑山峪頒詔天下○己亥駐蹕沙河。皇太子遣兵部尚書金忠等表至。禮部請朝賀不許。

八月車駕還北京。

永樂中進麒麟者既林閣所冊國

九月榜葛剌國獻麒麟○遣使逮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芮善及司經局正字金問等至中途有旨宥蹇義回南京。黃淮等至北京並下獄。尋宥楊士奇復職。先是 上北征回以皇太子所遣使迎車

輔臣失于閑點

駕馭且書奏失辭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漢王高煦日夜謀嫡復造飛語動搖監國并中傷准等於是坐准等奉表不敬逮下獄遂徵義等既而義中道宥還次士奇及金問至　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命法司鞫之尋召士奇至前問東宮事士奇叩頭言殿下孝敬誠至凡所稽遲皆臣等之罪乃下士奇錦衣衛獄未幾特宥復職時金問詞連溥等遂相繼下獄

十月江陰侯吳高有罪削爵為民

十一月晉王濟熺有罪降為庶人○命胡廣楊榮金幼

五經四書大全成

敕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上諭行在學士廣侍講榮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於下其周程朱張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為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類聚成編務極精備庶幾垂後廣等總其事舉朝臣及教官有文學者同修開館東華門外次年九月書成廣等呈進　上親為之序命頒於東宮及諸王諸大臣　復頒於兩京國子監天下郡縣學

乙未永樂十三年正月解縉卒於獄復籍其家妻子徙

遂東、

潛結髮讀書、潛心經術、依聲直前、風生電發、早遇聖明、名動天下。晩節撓敗、中道天閼、不盡其用、其重義輕利、過人遠甚、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誚其汎愛者、終不爲變、蘇宇淵略、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雖野夫稚子、皆樂之、求文翰者、日輻輳、率與之、無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文雄健、勁者方新、意邁山叔、筆高處、逼司馬子長、退之、詩豪宕豐腴、似李杜、其教學者、恒曰、寧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云。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於北京、命翰林修撰梁潛、王洪爲考試官、取洪英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陳循、李貞、陳景著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罷海運糧、命平江伯陳瑄於湖廣、江西、浙江造三千艘

不知呂震當時屢爲成祖所毀何以立朝

退讓下之貴守關視

以從河運瑄建議造平底淺船將甚便之歲運三百餘萬石○貴州布政使蔣廷瓚言去年北征班師詔至思南府婺州縣聞大巖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咸謂 皇上恩威遠加山川效靈之徵禮部尚書呂震請率羣臣上表賀 上曰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爲呼譟山谷之間空虛之聲相應理或有之豈是異事布政司官不察以爲祥爾爲國大臣不能辯是非又欲進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遂已

四月兵部尚書金忠卒 忠襄處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卒能調護以終其身此不易及

勑陝西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河南山東山西

上激勸也二者不可偏廢

陝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徐宿淮邳淮安揚州武平歸德睢陽潼關諸衛選所屬步騎兵遣能幹指揮千百戶統領操練俟赴北京閱視

九月壽陵成○嚴妄告奸之禁○有人納銀於瓜艦刑部主事到寧寧要發之 上賜銀幣以褒之

十月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官李達使西域還先是誠等奉命出肅州嘉峪關自哈密歷吐魯番至火州亦力把力於闐撒馬兒罕哈烈以至八答商柳陳城迭里迷渴石蕃夷塞藍達失於沙鹿海牙凡十餘國無不徧歷宣布國家威德既而諸國各遣使隨誠等詣闕謝出使

往。還凡三歷寒暑、誠回備錄其所經 山川土壤人民物產之異飲食衣服言語好尚之不同為西域行程記上之、詔付史館誠江西吉水人○瓦剌馬哈木遣使貢馬謝罪、

十二月勅鎮守寧夏寧陽侯陳懋曰瓦剌使者言瓦剌馬哈木脫歡阿魯台與中國和好將為己害擬七月率衆至斡難河北俟冬襲阿魯台 上曰邊境須有備虜多詐譎惟有備斯無患矣大抵禦寇之道勿輕與戰但堅壁清野最上計也勅大同開平遼東皆如之○勅諸州官吏故有貪財壞法虐害軍民者必殺無赦、

屢屢駁倒震俯献媚豈天性然與

丙申永樂十四年二月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漢王高煦封國於青州煦辭不許

三月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不許訥上言今天下太平四夷賓服民物阜豐請封禪泰山刻石紀功垂之萬世尚書呂震亦言　皇上聖德神功昭格上下宜如訥請

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於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爲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帝王之有關於後者在德不在　封禪遂不許學士

胡廣作却封禪頌以獻

四月以胡廣爲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俱爲翰林學士並兼春坊原職○擢戶部都給事中胡濙爲禮部左侍郎○錦衣衛都指揮僉事紀綱以貴權作威伏誅○召交趾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還京師輔經營交趾前後凡十年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老人星見勑諭免賀○作北京西宮○北京行太僕寺卿楊砥言近年馬蕃息而少牧養之人請令民五丁養種馬一匹每馬十匹立羣頭一人五十匹立羣長

貽害無窮皆俵之作俑也

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糧草之半。從之。尋令民養官馬者二歲納駒一匹。凡種馬倒死、孳生不及數、皆陪價。自是養馬遂爲北方民害。

十月漢王高煦選各衛精壯藝能軍士。隨侍。敕都督僉事歐陽靑悉還原伍、不許稽留。 上還南京、

十一月將建北京宮殿、以營建重事命羣臣會議。於是文武羣臣上疏、勸 上早敕所司興工營建、以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業。 上從之、

歷代名臣奏議成

十二月楊士奇等奉命編輯歷代名臣奏議、如張良對漢高、鄧禹對光武、諸葛孔明對昭烈、董賈劉向谷永陸

贊奏疏之類彙錄以便觀覽書成　上覽之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爲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爲人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爲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命刊印以賜皇太子皇太孫及諸大臣○遣將練兵海上防倭○周王橚楚王楨相繼來朝例次日謁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　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華門　上遽召翰林諸臣問曰二王東宮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雖畧定三人試言之楊士奇對曰周楚二

王屬尊。當列稍前兩傍。東宮稍列後。居中。皇太孫列東宮之後。諸王孫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　上曰、爾所言安據乎。曰、朱熹家禮。大畧如此。　上行出片楮、宸翰所書。位次與士奇所言合。遂命鴻臚丞周昇、馳齎赴陵俾奉行之。

丁酉永樂十五年正月、倭奴寇浙江松門、金鄉平陽。

遣文武大臣分道經理漕運。

二月谷王橞以謀逆削爵為庶人。

橞太祖第十八子也、幼不好學、多智謀、初封宣府。靖難師起、倦遁歸京師、建文君親信之令守金川門。靖難師渡江、橞即開門迎入。上即位、待之加厚、賜賚無算。改封於長沙、復陰養死士、造戰艦、其隨侍都

晉、張興、察言於
上、上曰、朕待橞厚於諸王、豈妄有此、令其同母兄蜀王、蜀王貽書責之、橞不聽、會蜀王子崇寧王悅燇得罪於父、逃橞所、橞詭衆曰、建文君初不死、今已在此、蜀王聞之、遂具疏其事、言橞恃寵驕横、有無君之心、藏匿亡叛、招作舟艦弓弩器械、教習兵法、戰鬪之事、私度僧千人、晝夜祈禱呪咀、與指揮張成、宦者吳智等、日夜密謀、號張成爲師尚父、捏造圖讖、謂十八子當有天下、傳播於人、又令製巧疊上獻、擇壯士、俾入朝架燧、又選壯士、習音樂、供應殿廷、以圖間隙、
上得奏、歎曰、朕何如待橞、乃有此心、遂詔楚王等、議其罪、降爲庶人、橞後闔戶自焚死、

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居之山東樂安州、初高煦所爲多不法、
上以其長史程琮紀善周巽等不能匡正、皆黜交阯爲吏、煦猶不悛、府中私募軍士三千餘人、不隸籍兵部、縱衛士於京城内外刧掠、支解無罪人、投之江、殺

誰人敢言
誰人能言

兵馬指揮徐野驢及僭用乘輿器物、　上覽閱之、還南京以問蹇義義不敢對固辭不知又問楊士奇對曰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復改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其心路人知之　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之利。

上默然後數日　上復得高煦私造兵器陰養死士招納亡命及漆皮為船教習水戰等事　上大怒召至面詰之褫其衣冠縶之西華門內皇太子懇為救解乃免。

上謂侍臣曰若此所為將來必不靖。今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安州、紫去北京甚邇如其作禍可朝發而夕

漢武晚年亦曰天下豈有真正神仙似亦有迷中之覺

諭也比至樂安悲㤥興誅益急東宮數書戒不從〇上廵北京命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翰林學士兼諭德楊士奇侍讀兼贊善梁潜輔皇太子監國

七月行在通政司言厩寧縣人進金冊及方書 上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爲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冊令自食之方書亦與毀之毋令別欺人也〇老人星再見勑諭羣臣修職〇冊皇太孫妃胡氏〇西洋蘇祿國東王西王峒王各率其妻子頭目來朝〇兀剌順寧王馬哈木死以其子脫歡襲封順寧王

永樂中往往以怪異爲祥瑞成祖好序

十一月癸丑建北京奉天殿乾清宮越六日己未督工泰寧侯陳珪右都督薛祿等奏二處俱現五色瑞光慶雲瑞靄絪緼流動爛徹霄漢庚申金水河氷凝異瑞森具諸象至巳巳卿雲呈彩五色輪囷變化卷舒彌滿殿間卿雲內又出五色瑞光圜圍如日正當御座已而西度宮苑映　上令所御殿庭終日不收官軍人等衆月共睹於是禮部率羣臣上表稱賀

戊戌永樂十六年正月　上以玄兎圖并羣臣所上表及詩文賜皇太子以書諭曰比陝西耀州民獻玄兎羣臣以爲瑞且謂朕德所致上表稱賀又有獻詩頌美者。

此數語可謂洞於物情和敬治體者矣

朕心惕然憫之。夫賢君能敬天恤民。致勤於理、則有以感召和氣。屢致豐年。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家之瑞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之。且吾豈不自知。今雖邊鄙無事。而郡縣水旱。往往有之。流徙之民。亦未嘗無。豈至理之時哉。而一兎之異。喋喋爲諛。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言則過日增。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寄。擧下有言。不可不審之於理。但觀此表及詩。即理瞭然。而情不能遁矣。

揣摩諛人

交阯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簡黎利叛。總兵官豐城侯李彬、遣都督朱廣討之。利敗走。利初從陳季擴反、充偽金吾將軍。後束身歸降、以爲巡簡。然中懷反側。至

向日英既公平交安則交南所以畏服懷矣

國子自焚
國三召還
而交南三
叛矣

知朴直者
[illegible]者少面
諛順者皆
反則見太
子忠厚之
分又已稍
然矣慮觸
諱又深

是偕王聚衆劫掠生民彬討之擒斬數百利遁去

二月行在會試天下舉人以侍讀學士曾棨侍講王英

爲考試官取董璘二百五十人

三月延試賜李騏劉江鄭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太子少師姚廣孝卒追封榮國公謚恭靖○皇太子手

書賜贊善徐善述言今晨覽卿爲余所改之詩甚是未

飛清雅爽有益於日新但今卿年邁恐輔予爲勞似卿

朴直苦口者百無一二面諛順顏者比比有之卿無憚

勞弼成予業惟望藥石之言日甚一日毋務犯鱗觸諱

之慮予今欲學作者卿可一如詩題立例具詩題與表

清暑厓古風

詩亦有漢魏之風

題間日封進以廣琢磨春煖順時將息以慰予懷稍不多及書函日皇太子致書贊善好古先生好古善述字也○皇太子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手不釋卷被服寬博大類儒者嘗冬至賜徐善述詩云清朝盛文治輔德資耆儒念彼筋力倦趨朝諒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多良規起予得淡趣歎懷浩無涯新陽屆初復況此承平時酬勞見樽酒庶以勞期願

五月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命纂修天下郡縣志○殺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時皇太子監國　上不時有疾兩京距隔數千里小人陰附漢府者譖搆百端侍從監

陳建紀文穆居官純厚剛慎自處泊然性之骨鯁一味逢迎承順而已故有今日中庸又見公之論

國之臣朝夕惴惴不自保會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皇太子令謫交阯立功數日復念其軍功宥之有譖于 上曰初 上所謫罪人皇太子曲宥之矣遂逮陳千戶殺之以潛晃預聞而不諫止并逮下獄皆死○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國朝文臣有謚自姚廣孝與廣始

六月詔纂修天下郡縣志書命尚書夏原吉學士楊榮金幼孜總之後未及成書而罷○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陛辭 上面諭曰人言東宮所行多失當至南京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書奏字須大曉

至我朝欲觀也濙至南京日隨朝凢所見東宮所行之事退即記之如一日趨朝獸臣某者語譁侍衛趍之仍當陛口奏有旨不問既退亟宜侍衛者賞鈔若干錠於是羣臣皆言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其罪而愧其心見殿下之仁明也住稍久鄰居楊學士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濙權辭謝之曰錦衣數種未完爾至安慶始書奏以所見皆誠敬孝謹七事密䟽以聞 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皇太子○擢吏部都給事中陳誥爲順天府尹

胡濙亦于仁廟有功

誥廣東番禺人初拜刑科給事中遇事則果彈劾不避權要嘗奏事上前聲嚮甚大聽者悚然 上令餓

大聲秀才

到底不爲時所容

進周易本義

之數日奏對如前乃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爲大聲秀才云嘗以直諫觸禁　上大怒命爲坎瘞之露其頂七日不死遂釋還職尋陞吏科都給事中一日率同列奏事件旨落職罰使修葺象房同事者先舉功降職去誹謗貪不能爾乃躬自爲之值駕至淵治屋者詭也詐前伏陳其故　上念誇愍直且憫其貧命復官署通政司署應天府又署淵龍署鴻臚寺工部所至俱有聲績至是陞順天府尹政尚嚴明有漢張趙風無何竟坐事出爲湖廣按察使復貶知海鹽縣終鎮江府同知

楊士奇進周易本義於皇太子先是皇太子命士奇纂易周朱氏本義要旨爲一編既進名曰周易直指士奇進曰周易因爲卜筮作然文王周孔彖象十翼之辭凡修齊治平爲君爲臣之道悉具請編集以進用備覽閱從之至是輯成以進皇太子覽之大喜因名曰周易本

以逸待勞

義、

十二月、勅修武當山宮觀成、賜名曰太嶽太和之山。

己亥、永樂十七年、春、吏部尚書蹇義丁父喪歸、詔起復之、令還南京輔國監如舊。夏、鎮守遼東左都督劉江大破倭寇於望海堝、封江爲廣寧伯、江初至遼東、巡視諸島、相地形勢、請於金州衛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堝築城堡、立烟墩、瞭望、蓋其地特高、可望諸島、寇所必由、實爲瀕海襟喉之地、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堝上小堡備之、翼日、倭賊二千餘、乘海艤直逼堝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甚醜惡、揮

邀東破倭之捷其妙於扇擊之江一作栄下陷火江賞深火六

以破蛇陣

兵率衆如入無人之境。江令犒師秣馬若不爲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於山下。百戶姜隆帥壯士潜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伏兵砲鳴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旣而賊至塢下江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繼以兩翼而進。賊衆大敗死者橫仆草莽餘衆奔櫻洸圍岱壁內我師追而圍之將士皆奮勇請入壁勦殺不許特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潛脫而走船者又爲隆等所縛岸無一人得脫凱還將士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閒惟飽士馬及臨陣作眞武被髮狀追賊入壁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

遠來必饑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固治敵之道賊始魚貫而來蛇陣故作此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以壯士卒之感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臨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我故縱其生路即圍師必闕之意此固兵法顧諸君未察耳事聞 上賜勑褒美封江廣寧伯將士有功者陞賚有差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貨財殺擄人口北自遼東山東南抵閩浙瀕海無歲不被其害及是大爲劉江所挫寇害屏息者數十年

十二月學士楊榮上疏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郡三法司積弊 上覽而嘉之賜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卿

愛護至此從古所無

爲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愼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眞昇入奏衆皆股慄免冠請罪詔諸司即日悛改怙終者不赦○須爲善陰騭孝順事實二書於文武羣臣及天下學校○甘露降於孝陵松柏三日○御製佛曲成併刻佛經以傳

時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夜本寺塔見舍利光如寶珠次日現五色毫光卿雲捧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續頒佛經佛曲至淮安給散又現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中現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雀盤旋飛繞又命尚書呂震都御史王彰齎捧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神明協應屢現卿雲圓光寶塔之祥文武羣臣上表稱賀　上甚嘉悅　中宮因益重佛敎僧建立梵敎以祈福者

卷十五終